

心灵驿站

家之本在身 身之本在心

□ 赵春莉

“家之本在身，身之本在心”，这是嫁入婆家后，公公对我的叮嘱和寄托。内睦者，家道昌。一个家庭，需要用心共同经营，共同呵护。

最初嫁到老公家时，我的内心充满了忐忑，因生活习惯和消费观念的不同，确实出现了一些隔阂。婆婆和公公是从苦日子走过来的，在生活上始终保持着节俭的习惯。看到我们的浪费行为，在思想上无法认同，所以在言语上多以说教为主。于是，我在内心觉得婆婆和影视剧中塑造的婆媳形象有点契合。然而相处日久，婆婆的举动却感动了我。作为“月光族”的我们，一到月底就捉襟见肘，婆婆就用她的工资贴补我们。这让我颇觉惭愧和内疚。我们对生活没有计划，还在做“啃老族”，本来他们可以安享退休生活，可现在却还要为我们操心，我们有何颜面安逸于这一切呢？享乐的时候不要忽视了经济基础，懂得忆苦思甜，才会拥有更加幸福和安逸的生活。

动人心者，莫过于孝义。婆婆是

位孝顺的人。爷爷85岁时瘫痪在床，是婆婆任劳任怨地照顾着。刚结婚时，我根本不会做家务，婆婆回到家马不停蹄地做饭，就为了我们下班回家能吃上热乎的饭菜。婆婆把所有好吃的都留给我们吃。看着她忙碌的身影，我非常心疼。我在日常家务的不断学习中，从什么也不会的小丫头，变成了做家务小能手。家从来不是饭来张口、衣来伸手的地方，更不是斤斤计较、得理不饶人的地方，需要我们家里的每一个人共同用爱心来浇灌。

幸福，唯有和亲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才知道它的重量。我怀孕初期，粗心地以为是肠胃不舒服。还是婆婆发现了我的异样，陪我到医院。确诊后，婆婆包揽了全部家务，我想帮她，她还佯装生气，赶我离开厨房。每次婆婆和朋友聊天都会夸赞，说她多了个亲闺女，事事以他们为先。爷爷和公公说喜欢男孩，婆婆抢着说她喜欢女孩子，女孩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。婆婆把我当成亲女儿一样宠，变着花样展示她精湛的厨艺，愣把我从102斤的小瘦子变成了165斤的大胖丫。因为肚子太

大，我无法自己洗脚，婆婆就蹲在地给我洗。

岁月催人老，不老的是亲情。公公在体检时发现得了癌症，婆婆所有强大的伪装在顷刻间崩塌，抱着我哭了很久。他们老了，不该一直身负重担，应该是我们承担的时候了。检查、手术近两个月的时间让我们每个人备受煎熬。公公在重症室的日子是最难熬的，但我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是漾着微笑，病魔不能改变我们积极乐观的心态。转入普通病房后，乐观的公公成了病房里的开心果，时常逗得大家哈哈大笑。那一刻，大家都忘记了身上的疼痛。

婆婆气质很好，似天生的衣服架子。我就是婆婆的着装小助手，每次她出门之前，都要听取我的意见。当听到别人对她的夸赞时，婆婆就会自豪地说，这都是我儿媳妇的功劳。逢年过节，我都会早早备下小礼物。婆婆收到礼物，就会和我打趣说，你都快成妈肚子里的蛔虫了，怎么猜到我想要这个了呢？！

记得第一次观看《牵着妈妈的手》的小视频，牵着妈妈的手陪她散步的画面让我湿了眼眶，触动了心底

那根最脆弱的神经。有多久我们用工作、家庭忙为借口而忽略了和父母相处的时光，于我们，他们只报喜不报忧，怎么忍心空留他们落寞的背影。父母永远不是希望你有多有钱、多有地位，只是希望你平安幸福。父母之爱，无以回报。于他们而言，适时的陪伴才是情感中最温情的告白。

公公婆婆如今已近古稀之年，岁月将他们催老了，但爱的花朵一直在内心芬芳四溢。两位老人十指相扣，在人生的路途中共同携手，看尽世间风景。无论风雨，同舟而行，安暖相伴。他们相敬如宾的样子，让我羡慕，能从年轻相守到老多么不容易。他们的相濡以沫才是婚姻的最好常态，互相扶持，不离不弃，为儿女用心做着最好的榜样。

人心真诚才有味道。爱儿之心，是父母的温暖；慈孝之心，是儿女的陪伴。对于亲人，不只是用言语尽孝，而是在生活的琐碎中用心慢慢打磨出甜蜜幸福的味道。

（作者单位：秦皇岛市公安局北戴河分局）

岁月不老恩师情

□ 王国娜

我时常忆起小学时的赵老师。我居住的村庄人不多，所以学校的规模小，全校师生不足200人。赵老师在我们学校担任校长，村里人说赵老师在村里已经教了两代人了。常说师恩如山，因为山高而尊；师恩如海，因为海深而敬，村里人都很尊敬他。

那时，赵老师已50多岁了，身材瘦削，黝黑的脸上没有多余的赘肉，嵌着一双慈祥的眼睛，他的声音洪亮而有穿透力。赵老师走路时步履矫健，大概是因为常年坚持锻炼的缘故。他常年穿着洗得发白的衣服，却把有限的工资拿出一部分用来补贴学校的开支，为学生们置办一些学习用品。

赵老师从不打骂学生，遇到调皮捣蛋的，气急了扬起手里的教棍，只落在半空中。他最爱学生，从不依据学习成绩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。

那个时候，学校里经常缺老师。有时候等了一个多月，也不见代课老师来，赵老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，嘴边起了一圈泡。为了不耽误学生的功课，他在百忙之中抽身担任我们的授课老师。记得在一次语文课

上，赵老师给我们讲叶绍翁的诗《夜书所见》：“萧萧梧叶送寒声，江上秋风动客情。知有儿童挑促织，夜深篱落一灯明。”他的声音低沉而富有感染力。读完诗，他又给我们娓娓道来：“这首诗是诗人客居异乡静夜感秋时所作。前两句写梧叶飘飞，寒声阵阵，秋风瑟瑟，江船漂泊，有力地烘托出诗人客居他乡，辗转漂泊的凄凉心境。后两句描写儿童挑灯夜游、捉弄蟋蟀的生活场景，诗人自然想起自己童年时代也是如此天真烂漫，想起家乡的温馨美好和亲人的音容笑貌。可谓是江上秋风瑟瑟寒，梧叶萧萧吹心冷啊！”为了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诗意，他还在黑板上画下了一幅诗人孤独地遥望家乡的简笔画。

赵老师上的每节课都会让学生们感到新奇。在美术课上，他允许我们放飞思绪，让我们把自己的梦想画下来。当时，我用铅笔画了一幅被花草树木包围的教学楼，每个教室都有宽敞明亮的窗子，窗前有三三两两的孩子把头探出来，楼前站着位手里拿教科书的女孩儿。我告诉赵老师，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教师。赵老师看着我的画欣慰地笑了，还拿出学校仅有的一盒水粉，让我为自己的画涂上颜色。画作完成后，似乎我那未来的梦想也变得鲜活起来。

在那物质条件匮乏的年代，学校几乎没有像样的体育器材，只有单杠和双杠，很多学校的体育课也形同虚设。可赵老师说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不能让体育课只是“形式主义”或者“面子工程”。他巧妙地利用仅有的条件，带领全校师生开展体育活动。例如找两棵树为参照物，就可以进行往返跑比赛。他还利用课余时间为学校砌了一个乒乓球台，厚实、粗糙的水泥台面，下面用几块砖头支撑着。学生们每天兴高采烈地在这里打乒乓球。赵老师注重培养学生的体育意识，想方设法激发学生们的运动兴趣。

记忆特别深刻的是，在一次体育课上，赵老师两手抓着单杠，双脚离开地面，上臂用力往上拉，两条腿从胳膊圈里熟练地翻出来，身体划了一个360度的圈，然后稳稳地落在地上，如此反复，竟然连续翻转了86圈。他娴熟有力的动作让我们目瞪口呆。赵老师告诉我们，万事开头难，不要害怕困难，只要坚持不懈地练习，就会成功。他还说，做学问也是一样的道理，要下功夫，日积月累，持之以恒。

多年后在大街上偶遇赵老师，他黝黑的脸颊已经布满了皱纹，风霜冻着他雪白的头发，岁月不饶人啊！但赵老师的脸上依旧挂着阳光般的笑容。

赵老师说的那些充满诗意与哲理的话，曾经无数次在我的脑海里激起美妙的涟漪。在成长路上，这些话丰富了多少人的心灵，为多少人点亮了希望之灯啊！

（作者单位：石家庄市公安局栾城分局）



陌上春天

任寒霜 摄

（作者单位：魏县人民检察院）

春天来了

□ 宋小娟

“暖雨晴风初破冻，柳眼梅腮，已觉春心动。”春天，终于在日思夜盼中，来了。似等一位旧人，不来，我等你；你来，恰似故人归。

清晨，一缕阳光透过窗户射进书房，轻轻地落在指尖。抬头望去，云淡风轻，天空澄清明亮。许是这个季节太过萌动，一切都是那么清新怡然，春雷乍响，花开渐繁，九霄之上云蒸霞蔚祥光洋溢，四海之内华物昌盛瑞气充盈。

春天来了。在春天，一个年轻人的幻想会变成爱的念头。是的，我们都在静默，在等待，不

再哀婉平凡和渺小，不再焦虑和迷茫，敞开心扉，相信等春风来了，一切都会复苏，会有一场春暖花开，会有一树春华秋实。人间的春风，带来希望；人生的春风，值得期待。

春天真的来了。春天的到来，点燃了季节的希望，推动了时光的梦想，温润了岁月。一切都是崭新的开始，是希望，是力量，是未来和远方。愿你乘着春风笃定前行，愿你不负春光，向阳生长，愿所有美好如期而至。

（作者单位：蠡县人民法院）

【小小说】

□ 冯毅

船到沧州小南门码头，江晓龙走下船舱快步上岸。此刻，恰秋日朝阳，霞光掠过不远处的屋脊，照射着清澈的河水，有点点金光在闪耀。

从鱼米之乡扬州，来到河海相连的沧州，江晓龙要做一笔大生意。作为扬州一家商行的长子，年初，老掌柜分给他一些股份，让他挑摊儿创业。如今，他的名下已有两家油坊和一个糕点铺子。而这三摊儿生意都离不开同一种原料：芝麻。今年，因江南有旱灾，原料吃紧。听许多同行讲，河北沧州物产富饶，芝麻价钱合适，故不远千里水路，想来此地购买万斤，以供生意之需。

足有二里地长的小南门市场，早已是人头攒动。江晓龙穿过肉市、菜市以及各式小吃摊，直奔卖粮油的商贩。然而，转了两圈后，结果令他大失所望：芝麻上市量太少了。卖芝麻的倒是有十多人，但量大的仅多半口

枣仁窝头

这么枣核干什么用？

“我天天早起来到市场散散筋骨。顺便捡些这玩意儿，图个开心解闷，也能饱个口福。”

江晓龙弄不清枣核如何一饱口福，但也好多问。随老者穿过几条胡同，来到一处院落。

坐在堂屋，刚喝了两口茶，心急的江晓龙便对老者提出，先看看货再聊。

老者起身去里屋取了钥匙，将他领到后院一栋房子里。只见四间房子内，用草席围成的五六个圈，都装满了白澄澄的芝麻。足有几万斤，且质量上乘！

重回堂屋。桌子上深碟浅碗，菜热酒香。酒过三巡，二人敲定价格，立了契约。老者转身进厨房端出一盘小窝头来。

老者拿起一个送到江晓龙面前：“请您尝尝，这是用枣核仁蒸的窝头。”

江晓龙略有迟疑地接过去，慢慢尝了一口。仔细咀嚼后，顿感既有栗

子的清香，更有枣的甘甜，禁不住连连叫好！

边吃边聊。老者告诉他，自家在运河附近有几十亩地，年年都种芝麻，闲暇时捡点枣核。洗净去皮取仁再做窝头。这叫：地里年年有大丰收，在城里天天有小丰收。日子就是这样悠然地过着，财富就这样慢慢积累着……

江晓龙听罢，不由连连点头，深感老者对人生、对勤俭、对富有的态度和实践，实在令人叹服！

翌日清晨。老者雇了十几个壮工，将芝麻装上船。临别时，老者将一个包有十多个枣核仁做成的窝头送给江晓龙，让他留个念想。

船过山东台儿庄时，江晓龙忽然觉得有点饿，几次想取出老者送给他的枣仁窝头，但最终还是忍住了。他想，把这包无价的窝头捎回家，让家人们都尝一尝，给他们讲一讲沧州人的故事……

（作者单位：沧州市新华区人民检察院）

老家的灶间

流年岁月

老家的灶间是砖房，屋内的土坯墙壁抹了一层黄色麦秸泥，又抹了一层白灰和土拌匀的“三七灰土”，平整光亮。

一天里，我们有好几次要走进灶间。这间屋子是东屋，紧挨着大门过道。在东墙上特意开了一个窗口，并没有装窗户，只是用几块砖垒起来的花矮，足以让屋子明亮，且能帮助散去部分烟气。

锅灶紧贴东墙和北墙，前后有两口铁锅，前面的铁锅做饭烧水，后面的锅用来温洗漱的水。后者因为常年没有沾过油，温的又是土井里的水，所以锅里结了厚厚的一层土黄色的水垢。

灶台前是母亲施展手艺的舞台，油饼、面条、卷子、窝头、白粥、稀饭，还有饭后给猪熬的猪食。我经常在灶前烧火，坐在一个小板凳上，手拿一截杨木烧火棍，在锅底下杵来杵去，身后是成堆的干柴。我很喜欢烧火这个活儿，喜欢看火苗舔着锅底，也喜欢看火苗像一个火舌一样伸出灶口来。我会在火舌伸岀的瞬间，把身子往后仰去，怕燎焦了头发。那次映得脸庞发烫，浑身暖乎乎的。在夏天，烧火时会觉得闷热难耐，但是办法总是有的。可以添几把柴，然后去院里凉快一会儿，再过来添几把柴。反复几次，用柴火的余火焖一会儿，饭就熟了。

母亲在灶前忙活，不断指挥烧火的我。烙饼时，她嘱咐我要烧麦秸或玉米皮这样的软柴，该火急时火急，该火小时火小。我手忙脚乱，配合着翻动油饼的母亲。有时火太急了，母亲就不得不快速转动油饼，或是用铁铲把饼夹起来降温。金黄的油饼，喷香喷香的。母亲非常满意，我也觉得自己功劳不小。

那时候，面粉这样的细粮少，蒸干粮要掺进一多半的玉米面，或者干脆就是纯玉米面。母亲贴饼子时，我要先把锅烧烫。母亲把面盆放到风箱上，捧起一团玉米面，沾点温水，在两手间拍打，直至将面粉拍成半指厚的面饼，再猛地往锅边上一贴，饼子就粘住了。如果锅的温度不够，饼子就会滑到锅底，一句歇后语说：“凉锅贴饼子——蔫出溜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母亲身材较胖，她要把锅里一遭儿都贴满饼子，那又宽又胖的臀部就在我的脸前左右移动。我怕稍一前倾，就会撞上，只能往后倚到柴火堆上，努力伸长手臂给灶膛添柴。这时，烧火棍便派上了大用场。我把那些柴使劲地杵进灶膛里，想让火焰更猛烈一些，不料却压住了火苗，一股浓烟随即跑了出来。母亲埋怨我：“太多烟了，眼泪都快熏出来了。”我忙用烧火棍搅动柴火，一团火焰透出缝隙，迅速地燃烧起来。出锅后的饼子，稍微晾凉更好吃。金灿灿的，正面还留有母亲的指印，背面是一层焦黄的嘎渣儿。吃一口，外酥内软，混合着柴草的香气。

我家这口铁锅真结实，用了几十年只补过一次。每年临近年底，母亲要揭一次锅，就是先把锅沿上的黄泥铲去，然后把铁锅倒扣在院里，用铁锹或铲子铲净铁锅外面积得厚厚的黑灰。母亲还要拿一只系着长绳的旧秤砣登上房顶，把秤砣沉进烟囱，上下拉动，以清除烟囱里的黑灰。从房顶下来，她会在院里的小土堆上和好一堆黄泥，把铁锅放回灶膛上，再一点点用黄泥把锅边抹严，防止烧火时跑烟。最后，烧满一锅热水，在大盆里把盆、碗、盘子、锅盖用柴火灰都刷一遍，再用热水清洗一遍，直到锃亮。

灶间中部的小地桌就是我们一家人吃饭的地方，几个小板凳被磨得光滑锃亮，那个带椅背的是父亲的专属。夏天的中午，小饭桌被移到大门过道里，这里有过堂风。晚上小饭桌又移到院子里，吃饭时，可以看着星星和月亮。鸡群在树上栖息，猪在旁边的圈里哼哼，烟火的日子就在树影间，这样一天天流